



農巖集
十二

記

卷十二

~16
2442
12



和
號 2442
卷 18-12

農巖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記



游松京記

東游記

西游記

登月出山九井峰記

隱求菴記

華陽諸勝記



農巖集卷之二十三

記

游松京記

松京舊都也故多諸名勝其山之巍然作鎮者曰天
 磨並天磨而山者曰聖居曰五冠二山雖別屬而其
 巖巒洞壑與天磨實相表裏勝槩亦略相當余嘗欲
 一徃徧游而不可得歲辛亥與舍弟子益徃省仲父
 于江都留衙因留讀書三月將同返京師謀取道松
 京以償宿願宋友光凍道實方在甥館亦約同行山
 人戒哲勝璘學連戒後皆願從許之初四日乙卯昧

夷出東門細雨乍作乍止雲霧四塞不見數十步外
人物至昇天浦候潮滿發船天水瀕洞不辨洲渚中
流四顧愴恍若無際涯俄而氣稍霽江北諸山隱約
可見而西望海天尚泱泱也日高始泊岸東北行二
十里迤入敬天寺寺在扶蘇山下庭除有十三級石
塔石色晶瑩類次玉高可十餘丈四圍鑄樓臺佛相
以象十二會製作精巧人物森然若生動寺無他勝
而獨以是名勝覽謂寺卽元丞相脫脫願剎而晉寧
君羨融募元工造此塔蔡壽松都錄謂爲奇皇后願
剎塔亦中國人所作渡海來建二說牴牾不知孰是

觀上面刻至正年號其爲順帝時所建則明矣寺屋
陋甚不可坐設席塔下與從者攤飯日晡到松京樓
臺花柳之勝幾不減漢陽留守李公正英引與相見
勞以酒肴丙辰早起卽走謁崧陽書院入門松竹森
然想見先生後凋氣象東十步許立短碑書高麗忠
臣鄭某之間又東數百步爲善竹橋卽先生授命地
也橋東有二碑一書橋名一書高麗侍中鄭先生成
仁碑從者始聞橋名謂有他奇及見之特扁然一石
耳則相視啞然而笑余獨感慨彷徨久而不能去俄
而雨驟作顧視松嶽雲氣如潑墨促馬從南門入登

城樓縱觀街市冒雨尋滿月臺昔之重樓複殿一無
在者但餘砌礎縱橫榛莽間耳雖在異代便有黍離
之思東北行八九里登炭峴天磨諸峰爭出馬首奇
秀如可掬過歸法寺舊基至花潭書院下馬謁祠潭
在祠右十許步清深見底白礫磷磷有石磯高圓上
平可坐數十百人其東翠崖環擁松樹被之山褶方
盛開倒影潭底致復可玩也道實昨聞其兄有關北
行至此徑歸意甚悵然坐半餉杖而前自此以往山
勢邈迤溪水並之徑路曲折屢與勝會會雨後林巒
水石益清潤清駛可喜溯溪行十餘里見人家數三

背山臨流桑柘柴荆隱然如畫幾欲攜雞犬以入又
前數里山回境闕仰見五峰森然競秀互爲長弟卽
五冠山也其下爲靈通寺寺故松京大伽藍中經燬
燼只存什二三庭中立三石塔門外有麗僧義天碑
目矚以下剝落不可讀蔡壽松都錄盛稱西樓之勝
今亡之少慈上東菴夾路叢竹綿密澗水琮琤可耳
小屋栽三楹占地頗高階下引石泉注剗木中味甚
清冽僧雖不雅其棲託却可羨也靈通僧報夕炊乃
還飯已又步出前溪曰石廣平清流激瀉瀉海松數樹
環列森陰解衣盥濯欣然忘還夜宿東寮有老釋稍

可與語倦甚不能談丁巳舍馬從肩輿歸寺右渡溪
而上山勢浸高峻昇僧百步一遞喘汗如牛過險絕
處輒下輿而徒稍夷則又輿凡行六七里乃抵天磨
峰下掬巖溜以沃渴已又折而西循天磨左趾而降
數里爲泰安寺峭峰四圍澗水縈帶窈然別一隩區
今廢爲良田畦塍交錯其中可恨寺右有菴曰鳳巖
殿亦幽夏傍多花竹叢籠鮮麗水流階下濺濺然心
愛之不欲舍去里許爲梵林菴少憇又折而上三里
爲寂照菴直普賢文殊兩峰下測山之高下可得十
之七八諸峰簇立環擁勢若星拱其曰天磨曰蘿月

曰露積曰圓寂曰法主曰清涼者一一可拔峭聳如
抽玉簪如挿綠芙蓉蓋一山面目精神盡萃於此余
未見金剛之正陽而恐無以過之也菴旣處地勝絕
而文室又極明淨不著一塵令人欲棄百事坐十日
而不可得矣飯後步上文殊菴少憇又上普賢菴巖
巖陡絕直上數百步蹣跚旬旬幾不成行及至室空
無僧惟金佛巋然獨坐耳又上二里許乃抵萬景臺
是爲一山最高處望勢極濶遠適是日蒙氣重不能
竟日方但見西南海色蒼然羣山出沒雲際隱隱若
島嶼而已坐少頃轉而西下窈然行深谷中兩山夾

持如倚角中多杉松檜柏偃蹇參互綿亘蔽天時方
亭午日光無纖毫在地下則壽藤老蔓交絡下垂行
者須僂僂乃得度然猶不免冒襦鈎幘也行三里到
寂滅菴卽懶翁所構今廢有遺址前有短墻用斷瓦
錯成梵書宛然若墨字墻外有老杉數百尺夭矯直
上黛色如雲世傳懶翁手栽不可知要當爲數百年
物又前二里到大興寺舊基寺前盤石可坐數百人
溪水自普賢洞滙衆流而下平布石上流若織文循
溪行二里得清涼潭又前一二里爲馬潭懸瀑直下
四五丈石受瀑處窪然成坎類馬槽水之積者深不

可測其畔石皆白色凝滑如脂膏令人立不定武不
可近也自是以下水益壯石益多其隨勢逞竒爲湍
瀑爲淵潭者殆不可一二數每遇會心處輒欣然下
輿坐忘起起忘步從者輒以前路相迫至不勝騁乃
行行而又止如是數里得太宗臺溪流環之如玦臺
傍有立石頂載老松蟠屈竒古前行百餘步爲觀音
寺後有巖窟豁舒中安石六士寺之所繇名也飯後
與數僧出坐溪中一石游魚數十頭方從容自得已而
四山漸暝林木蒼然新月冉冉在潭底幽清窈冥意
與境會坐久聞磬聲自寺中出流吟得一絕而返夜

有雨睡美不能覺戊午猶未晴第趣與出子益向淨
慈余徑走升淵兩山夾水而下至此忽陡斷爲大石
壁磅礴竒壯不假層累高凡三十仞壁上下皆有潭
上潭直穿石以成其規如滿月其色深綠當中有圓
石隆然若穹龜之伏於淵而出其背世傳高麗文宗
登其上鞭龍不可信下潭廣袤幾六七畝其黑漚然
類有物伏焉上潭之水滙而注于下潭者爲瀑其始
猶著壁耳旣而懸空直下如滾雪如垂虹竒逸不可
狀飛沫噴薄人在數十步外面髮皆濕如立雨中小
選陰雲解駁旭日射之晃朗璀璨目眩神奪余方大

叫稱美而子益自淨慈至相與縱觀劇論以爲生平
所創目不知廬山如何耳已乃折而東北至雲居寺
飯而行自此至圓通寺皆屬聖居巖嶂重疊巒峯視
天磨爲壯而竒秀遜之洞中水石亦清駛而遠不及
大興也山路險峻太半不可輿脚力且盡數步一息
登登若攀天者幾十餘里始抵山脊已又俯而下若
墮窅然惟石齒齒幾無措足處數里始抵圓通日已
夕矣有僧淨源方與其徒數十人住錫妙華菴距此
兩牛鳴聞余至爲來相見儀觀雅整且解經教可與
語也已未朝飯肩輿出山自此路稍夷意謂險阻且

盡是矣行數里又得一嶺石磴犖确殆過六七里攀附而上艱苦備至踰嶺得華藏寺故西域僧指空所創甚壯麗佛殿火於昔年近始重建丹碧煥然殿左小室奉高麗恭愍王影幀又其左爲羅漢殿有千百羅漢像殿右爲寂默堂有指空塑像又其南爲祖師殿有迦葉以下諸祖師傳神繪事頗精麗寺僧出一函以示中有貝葉書及梅檀香書皆梵字不可識香卽楞嚴所謂燃於一株四十里內同時聞氣者也蓋指空自西域攜來藏之至今云南樓極敞豁可眺望江華通津諸山近在百里間大江縈帶雲濤浩渺憑

闌極眺爲之一快夜宿東寮僧輩曉起作佛事梵唄相聞庚申朝飯出寺門山人戒俊勝璘學連俱辭歸獨戒哲從焉入山以來終始與此輩周旋晝則出入澗谷杖屨爭先夜則枕藉一室觚頂交躡今遠失之於出山之初悵黯可知矣日西到赤壁遠不如所聞兩岸多杜鵑花稍覺生色意欲中江縱觀挈舟順流而下會潮上風逆舟盤迴不肯前篙工力弱一失勢輒退數百步費了許多時僅行二三里日且入風浪益盛舟中人皆飢困遂回棹泊東岸問耕夫卽積城界云上馬南行數十里抵臨津村舍止宿斗屋多蟲

通宵不得安寢辛酉曉起蓐食發行半道與戒哲分
路日西入城追書所歷爲之記是游也歷徧天磨聖
居五冠諸名勝而以松京名者統于大也

東游記

自京城至淮陽記

自兒時已聞金剛名輒有一游之願然居常瞻望如
在天上意非人人所可到也辛亥孟夏家弟子益匹
馬獨行甫月餘日徧觀內外山而歸則益信其勝不
可不一游而游又非難也是歲仲秋約伯氏同往既
十日爲行矣先一日伯氏遽病念獨行殊無聊然業

已發不可止遂以十一日己丑拜辭親庭而行從者
二人曰金聲律李有屈所齋無他物只選唐詩數卷
臥游錄一卷而已東出興仁門秋高氣清原野寥曠
此心已飄然在海山間矣午炊樓院踰祝石嶺止宿
庚寅朝飯抱川場街望午炊梁門驛初更投宿豐田
驛巖原地也辛卯蓐食發行午炊金化生昌驛夕宿
金城邑底縣令朴侯鑣出迎小酌資路費壬辰早飯
發行午炊昌道驛夕宿新安驛淮陽地也癸巳朝飯
發行午到邑中府使任公奎父友也相見歡甚置酒
軟脚留宿郡齋不令出時適小雨新霽月出皎然任

文為呼笛人吹一曲瀏亮可聽甲午府伯胤子鎮元
盛稱翠屏臺之勝從憑余行去府十里許即其地水
石甚壯麗其略南山對峙邈迤如屏障中更寬敞成
一大洞府溪水自北來奔流甚壯中流有巨石窪然
狀如側甕水入之汨汨有聲旋轉若車輪而後乃復
徐出窺之色正碧不可窮其底俗稱龍鑊云溪東翠
崖壁立松杉楓栢交覆其上蔚然如畫壘石上酒一
行從者攜進海松子山葡萄啖之已又投網得數十
銀鱗亦足供玩留連至日夕乃還來日便欲入山任
文苦留云此山本不須費日窮搜只登正陽寺天一

臺一山真面盡在目中觀止於此足矣何苦忽忽因
說往年秋初入山到長安無所見也既又到表訓亦
無所見也余顧謂僧徒曰所謂金剛山者止如此而
已耶僧曰未也已而籃輿僧擔至一處卸下曰此天
一臺也余忽舉目仰視則萬千白玉峰下施紅錦步
障璀璨炫晃奪人目睛余不覺絕倒呼奇遂有詩云
云而悔前言之率爾也又言望高臺毗盧峰皆危甚
有垂堂之戒不可徃且人目力有限登毗盧實不能
遠視其云某地某山者只憑僧手指而已然則不必
登毗盧看僧手指足矣余故嘗謂人之嗜當歸菜與

登觀盧等者皆好名之士也任文蓋不喜當歸菜故
云乙未丙申留府中朝夕盤殮皆峽中佳味且供一
餅用黃梁石茸松子爲之者味又佳絕

自淮陽至長安寺記

丁酉朝飯發淮陽宿楸村戊戌蓐食行五十里抵墨
喜嶺嶺不甚陡峻而縈紆盤折而上幾十五里亭林
大木上不見天其下溪水激激與路相終始半日行
水聲中踰嶺卽見雪峰森立知爲金剛令人神思飛
越遷迤下十許里入路傍人家歇馬踰鐵伊嶺入長
安洞泉流澄澈巖壁奇峭已非凡境也約行十數里

路忽闢若馳道左右杉檜挺立成行長安僧四五人
持籃輿來待數里至寺結構宏麗金碧爛然佛前有
古銅器數枚窳識有至正年號順帝所捨施也寺據
平地四圍可合無所覩見唯東北數峰峻拔聳立狀
欲壓人問其名地藏觀音普賢也夜宿溪水寒曉聞
雨聲淋浪睡起開戶仰視數峰皆在雲氣中吞吐出
沒又一奇也

自長安至表訓記

早飯上極樂菴在長安西北百步許地頗高取前峰
密不止長安所見矣坐一炊憑輿而下揭溪東趨歷

地藏菴入百川洞一路皆怖石苦竹藤葛交繁幾不
通人行下輿策杖宛轉傾仄以入會值雨後苔濕石
滑益不可行且跌且起努力以進奇峰迭出直當人
面拔地劍立突兀可畏始謂路窮忽而復開既又有
峰如向所見已又復開蓋峰不勝其迭出洞不勝其
開闔而溪水之縈回曲折側行詭出者又不勝窮其
變矣凡行三四里得一潭廣可數畝渟泓深綠鑑人
毛髮潭傍巨石平廣可坐數十百人其上有廢城世
傳新羅王子避地處有門呀然俛而後可入過此境
益幽絕溪流兩傍皆欹崖斷岸往往無所取道至攀

板樹枝寄足巖罅乃得度願亦忘其危也此上四五
里間有靈源菴最深欲往宿而從僧皆憚之余亦
憊甚不果往舍溪北折數里抵顯佛菴室空無僧虛
白炯然幽夏之趣益不似人間矣少坐從菴右取小
徑踰嶺北行歷三日安養二菴三日菴在觀音峰石
窟下尤瀟洒可念少前得一大湫曰鬱淵亦名鳴韻
潭沈沈黛黑不可狎玩迅湍下墜雷吼雪噴尤可壯
也其左有峭壁高可千仞下插潭底右有線路懸崖
崖傾以木接之劣容人足過者掉慄自危路皆緣溪
清流素石峭巖奇壁袞袞不絕到白華菴亦無僧菴

後有休靜諸名僧浮圖及碑碑卽月沙以下諸公文而靜觀齋所撰義謙碑亦在焉曾在東園見公爲此文宛如前日事而公之墓草已再宿矣拄杖讀之不禁愴然無何抵表訓寺壯麗與長安相埒南樓有伯父題名癸卯夏以平康宰來游夜宿東寮枕席之下水聲如雷夢中恍若艤舟急灘不知在萬山中也

自表訓至正陽記

庚子日出藍輿上天一臺卽正陽寺前麓也時適白雲出萬壑合爲一道狀如輕綃徃來舒卷倏忽不定諸峰皆爲其卷景或露半面或見一髮安媚橫生巨

眩心醉其視驟覩全體更勝之矣入寺坐歇惺樓壁有曾王考清陰先生一絕萬曆乙寅以高山寮訪同仲氏長湍府君入山阻雨有是詩伯父追書揭板又有題名在壁筆跡尚宛然觀所謂八角殿規制甚奇四壁皆佛畫丹彩稍剝而精氣勃勃如生世傳吳道子畫非是然亦非新羅以後筆也寺僧豐院學于義謙淳懿通詩文余從子益聞其名頗熟一見如舊臺臺談山中勝致坐久白雲淨盡世所稱萬二千峰者一一呈露如掌中果其殊狀異姿不可備述大都會皎潔如玉奇巧如鏤絕無塵土氣亦絕無瘴癘意皆

明人吳廷簡見黃山以爲半生所見皆土堆石塊耳
今見是山良然惜楓葉尚早所謂紅錦步障老不能
一如任文言耳夕復出天一臺見衆香城一帶日光
爛然其竒益難名夜臥樓中倦甚欲睡忽見窓牖生
白起視月已從東上矣亟出前楹引觴自酌顧視諸
僧皆熟睡唯見羣峰巖立欄楯外如將拱揖酬酢者
此境此夜殆平生所未有也

自正陽歷圓通洞還表訓記

辛丑將上開心臺僧言路廢不可上遂踰普賢帖歷
妙德天德二菴妙德廢久只空基耳又歷圓通菴折

而東循溪行三里渡一略約稍迤而西巖石平鋪甚
廣木行其上分散曲折如織文其聲益鏘然可聽溪
南峭壁百尋上多松栝復有香藤翠蔓交綴蒙絡披
拂下垂溪水演迤徐度其趾沿流而前益多竒巖詭
石異卉嘉植步步皆有竒趣時適山風蕭然木葉亂
下詠郭景純林無靜枝川無停波語泓崢蕭瑟宛然
實景凡行七八里始舍溪西入直抵永郎帖下得一
菴曰真佛深妙幽異所歷無比前有一小峰最近而
獨秀亭亭類玉刻博山問其名曰須彌峰僧言內山
唯此菴與靈源禪菴最幽絕人跡所罕到且言永郎

帖上時聞有笙簫聲隱隱往來其言雖誕亦使人僂
僂有遐舉意坐久尋故道復歷圓通到香鑪峰下臨
溪有新構白茅室不施丹采楚楚可愛曰香鑪菴自
此以下屢得澄潭懸瀑之勝不可一二記溪水出洞
口便與萬瀑下流合中有巨石盤陀可坐數百人楊
蓬萊所書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大字刻在石面龍
孳宛攫幾欲與嶽勢爭雄溪左翠崖突兀是爲金剛
臺舊聞青鶴巢其顛今不可見矣石上多前人題名
拂齋讀之日曠投表訓寺

自萬瀑洞至摩訶衍記

壬寅早起入萬瀑洞歷數潭從溪左取支徑上普德
窟石磴縈紆數百步磴盡復有階階凡四十級窮
始得窟中構小菴若懸磬前楹出巖外所附麗卽
以數十尺銅柱承之復用兩鐵鎖經緯之乍登其上
身搖搖如在半空眩暈不敢俯視菴北有石臺亦曰
窟名俯視六小香鑪如拊嬰兒少憩從西北迤下放
溪得一潭曰真珠懸泉下觸崖窠迸若珠璣故名潭
左有巖斜出如覆屋簷僅庇五六人盤礴其下餘沫
時時來吹面又前數百步爲碧霞潭視前潭益奇麗
飛瀑從斷崖直下長可六七丈淙流四濺一壑皆成

煙雪潭幅員幾六七畝其色綠淨如玻璃其傍石皆平廣如張大筵席植杖跌坐出所攜酒飲之仰觀泉俯窺潭不知日之將昃也又前一二里歷數潭爲火龍淵廣袤視碧霞加十之一二停畜靈壑疑闕陰壘石磯臨之覆以松檜可容百人坐所謂萬瀑洞者止於此矣蓋是洞全以大盤石爲底石皆白色如玉而溪水自毗盧峰以下衆壑交流奔趨爭先咸會于是洞石之嶽峙磊落槎牙巖齧者又離列錯置以與水相爭水遇石必奔騰擊薄以盡其變然後始拗怒徐行爲平川爲淺瀨間遇懸崖絕壁又落而爲瀑瀑下

又滙而爲潭瀑長自六七丈至一一丈潭廣自七八畝至二數畝其名爲龜爲船爲青龍黑龍爲疑碧爲真珠爲青琉璃黃琉璃而碧霞最奇麗火龍最雄大此其大略也其詳則余無得以窮焉自火龍行一里爲摩訶衍菴背擁衆香城若負宸前則穴堊曇無竭諸峰環列如屏障信名藍也庭除杉檜鬱然中有一樹幹直皮赤葉類杉古來相傳爲柱非也飯後散步中庭仰見衆香諸峰皆作爛銀色晶瑩閃爍不可定視峰姿固奇而得落照爲益奇正陽所覩又不如也杆城權使君世經爲候巡使行入山邂逅相遇剪燭

談游山次第聞余將自山裏還歸慨然謂曰到此何可不觀東海雖不能歷覽八景如叢石三日浦不過數日役耳若濟勝之資則吾當爲子任之余亦諾而不辭

自摩訶至檢帖記

癸卯朝飯與權使君同上萬灰菴菴在白雲峰底去摩訶無百步境亦幽靜佛前小鑪香燼歷然似有僧適出然無人久矣少憇歷佛知菴至鴈門帖自摩訶至此凡十五里地勢益高峻愈上愈不可盡惟石交錯擇而後可投足澗水屬路左右不絕藤蔓之下其

鳴幽悲以方困於登陟不能悉領其佳處也登帖見內山諸峰一目無遺意甚快適有老木拈臥在道蜿蜒若白龍躍其上望之尤奇帖爲內外山分界處內山多石而少土外山多土而少石故白而峭多土故蒼而雄此內外山之別也外山僧持籃輿來候遷迤下十餘里始得平地渡溪北行數里抵隱身臺崖峻徑仄躋攀甚艱旣登則大海在履底矣臺北正對千仞石壁磅礴茂削勢甚壯偉有懸瀑不知所繇來從壁間下墜高凡十二疊其下澗谷深絕俯視冥冥又不測其流之所止矣觀前輩游記多登佛頂臺

觀瀑不知視此何如也踰岵至此十數里楓葉甚盛
照爛一山亦復勝賞惜不於內山見此耳下臺行五
里爲大寂菴無他勝特新構瀟酒主僧懶白貌魁儀
整授徒數十人茶果迎客與語甚適視其床簟明潔
佛像精麗度床經卷亦皆蕭然心樂之亟欲留宿行
具已送榆岵不可追遂纒纒再三而別五里抵榆岵
坐山映樓樓舊跨溪水甚勝僧輩惑地家言故迂水
道無復舊觀可恨佛殿宏麗遠過長安殿內有五十
三金佛刻香木象天竺山以安之庭列十三級石塔
石色正青制度頗精巧法喜居士記五十三佛自月

支國跨鐵鍾浮海而來法喜者高麗文士閔漬也其
所記寺本末類皆誕謾不足信是寺在內外山最雄
鉅佛殿以外僧寮禪室樓廊庖漏繚繞曲折不可窮
其間架居僧千指皆饒於貲顧無一人可與語有智
什者頗能言山之古事夜宿圓寂寮

歷九淵洞訪真見性記

甲辰將上萬景臺出寺西北行緣溪三里得船潭巨
石中陷狀類舟船衝可二丈縱裁半之溪水懸注其
中高幾一丈餘水畢至石與船之四隅等然後乃復
從石齧墜下爲小泓以上數里溪之爲瀑爲潭者益

衆水石甚清壯殆欲與萬瀑伯仲但少峰壁左右映帶耳自過船潭路登登浸上徃徃行十仞絕崖籃輿直若空懸此身幾不能自保抵紫月菴地勢懸絕下視千峰萬壑嶙峋高下若海濤起伏亦快心目少憇取萬景路方行數百步忽霧作不辨前境恐爲雨所尼回輿促返紫月稍轉而西從石磴間蛇行數里而二菴見焉稍南者曰九淵稍北者曰真見性俱在九淵洞最深處倚巖俯壑清迥絕塵有一僧獨居名貫天袈裟出肅貌古意靜無一點煙火氣問貧道居此菴幾十年絕無外人至者客何從至此余笑答曰偶

尋佳境不覺深入耳因問今年亦無過客否僧言夏間有一少年書生過去此外無至者矣蓋指子益也乃引余登菴左小臺俯見前巨巖不甚陡削而長幾數百仞懸流界腹若曳匹練下屬深澗澗中白石離離樹木森蔚計其間常有異處而徑絕不能就視乃復還坐與語問老師居此久日所事云何曰無所事只朝夕燒香禮佛否則面壁趺坐以終日耳問亦嘗睡食否曰只夜中假寐一更日食松葉水一盃耳視其色殊無飢困意顧視室中無他物唯清水一罐松葉一囊而已其戒行之苦誠足警惰惜其在用工夫

只成得一箇枯木死灰耳日昃尋歸路歷雲水蒼蒼
墓少憇船潭石上迫曉還榆岾寺僧設豆腐爲一飽
任君鎮元與其族叔某自內山踵至同宿是夜有雨
至乙巳益甚終日閉門靜坐與釋子輩燒香聞話亦
足樂也高城郡守洪宇遠亦候巡使來到乍見不交
語

登萬景臺歷般若諸菴記

丙午雨始晴天氣益肅同行咸大快銳意欲上萬景
臺僧輩一口交謁天雖晴風力甚大不宜登高却不
聽趣與強行復入九淵洞溪水得雨驟漲奔流較轉

震蕩巖谷向之遇石遜避者今則凌駕而出其上矣
向之爲琴爲筑者今則變而爲十部雷鼓矣耳聞目
見頓皆奇壯自覺意思勃勃與昨日不同益見人心
隨境遷變少坐船潭風甚不勝寒亟呼一觴猶未解
至靈隱菴荒落不可居過此山勢漸峻路且滑與僧
十步一躡令老者傍翼壯者後擁乃得前又行六里
路益絕下輿徒行數百步始窮臺自西而北連峰障
之不能竟目力而南則羣山撲地累累如丘垤東則
大海粘天極望無際雖未登眺盧柳亦大觀也坐久
風力益動人欲墜扶攜互倚猶不能定乃擇石之

可書者識同游而下任君及其向隱身臺余業已見
不從歸路歷訪嚴若明寂白蓮三菴皆距榆岫不數
里至寺日尚餘三竿二君自隱身歸大詫其勝謂爲
天下奇觀蓋雨後瀑益壯十二疊連亘爲一其奇可
想也

自榆岫至高城記

丁未蚤起促飯二君還內山余向嶺東出寺路卽循
溪溪流曲折多哀響黃葉時復撲人意殊悽悵湖陰
絕句及松江樂府語真卽事也行數里舍溪左循山
趾巖經危絕時用木棧支柱履之窻窻如將崩拉折

而北復得溪溪水自北流下其源不可知也上狗嶺
至尼臺中臺日境殊通豁東望海色如適在跬步內
自此皆逶迤詰曲而下坐輿上漸覺首下尻高回見
後來者反在頭上如是數百折方行地上有溪可揭
又行六七里路稍坦始舍輿跨馬而行馬及執驅者
皆權使君所致也數里到百川橋石梁頗壯舊有彩
閣跨其上今亡之橋下水勢甚壯與亂石相鬪稍復
平舒卽齋然深黑不見其底大抵自榆岫至此數十
里皆行深谷中山勢犬牙相互樹木森蔭蔽虧半日
行不見天日至此始稍稍開而稍前數里則曠然平

地矣午飯稔庫村始見村墟田疇之屬禾黍南熟收穫未竟見之悠然有佳想行十五里登一嶺回見金剛萬疊堆積天竺有若奮迅踴躍而出者是山自內觀之只謂其奇秀峭削出於諸山而已至其雄大之體猶未能盡知也及此見層巒疊嶂環擁若萬雉宗壙四顧無可與敵然後知蘇長公所云不信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非虛語也夕投高城邑底蕭然若村落登海山亭在邑後小岡前臨南江如襟帶東眺大海不十里而近銀濤雪浪蕩漾几席間海中有一白石數三屹然玉立疑即所謂七星石者而詢之

左人莫能名矣

自高城至通川記

戊申曉起候日出見天東赤氣微暈俄而色漸洞赤雲物受之皆成五采濃淡異態頃刻萬變已而日冉冉從海中出大如紫銅盤旋又蹙入為波濤所汨沒出入良久始乃躍而騰空海波始赤如金至是注注若銀承萬里一色從者咸大譁呼稱奇念余平生所見亦未曾有飯後往觀三日浦周遭可十餘里外有三十六峰環之中則小島兀然朱甍出其上曰四仙亭四仙者世傳新羅時人嘗徧游關東諸名勝至此

三日忘歸浦與亭皆以是得名云浦口有小船可泛
蓋洪守在山中知吾爲此行遙命官吏織船以待豈
亦權使君言之歟棹船入中流滉漾渺瀰若不見涯
湊者而俯視荇藻間游魚歷歷可數其清如此湖北
洲上有獅巖昂首低尻微類蹲獅形迫視之卽不類
移舟上亭南小石峰峰有短碣剥落無字世傳彌勒
埋香碑迤西石崖有丹書述郎徒南石行六字世傳
四仙所書字畫尚不泐唯徒行二字稍浸漶而細視
亦可辨竒矣覽已泚筆題姓名其下不知後千載見
者亦有不同時之歎如今日否也回泊亭下環島皆

惟石上有古松數株類皆瘦短不能作夭矯勢風至
溲然有聲亦自可喜把酒坐其下神思蕭爽都不欲
去行路卒卒竟不能作三日留得無爲四仙所笑乎
日晡到養珍驛欲留宿視日尚早秣馬遂行自此十
里以後路皆並海海濤之至崩騰蹙路若萬馬競馳
赴敵其餘力尚能盪岸沙於數十步外人焉遇之輒
爲辟易路傍又多陂湖澄泓或數里而有或十餘里
而有鳧鷖鷗鷺之屬泛泛盈其中自高城至通川皆
然皆海水之溢而瀦者也夕去甕遷五里而宿預約
從者須及遷上觀日出曉雨作不果早發及上焉日

已辭海文餘矣屬乍晴雲物光彩視昨觀益奇俄有
雄虹數十丈起西北橫亘海上與旭日爭光麗良久
乃滅甕遷者東俗謂棧爲遷鑿開山石僅通一馬其
長數百步下則海濤春撞聲若震雷馬跼步猶恐或
墜也飯于登路驛又飯于朝珍驛數里至門巖二石
對立人往來道其間若門色白而狀頗奇花草斑駁
其上如繡自此數里間奇石蒼置白沙如雪海鷗飛
鳴來往或去人文餘而不驚避意態甚閒暇委轡徐
行顧眄吟哦不覺鞍馬之爲勞也凡行六十里得一
松林綿亘十數里蒼翠與海色相接第皆短小稚弱

令益老六高登皆成此杖鐵幹何減西湖九里耶夕
至通川郡守李侯齊杜適上京不在其胤相休士行
素與余善驚喜置酒夜伴宿清虛堂

觀叢石踰欽池嶺還京城記

庚戌二甫晚晴即騎馬東北行十五里至海上觀叢石
有長巒斗折入海隆然回峙舊亭其上今廢前有六
石柱四離立水中高皆十丈以上曰四仙峰皆東
數十小石柱爲體石皆方直六面其東皆整比如櫛
類用繩尺刀鉞爲之者一不獨四峰者然耳其環亭數
里縱橫顛倒而散布者亦無不然計其伏於土中者

累累皆是有能以海濤蕩滌激空岸土而盡出之
則不知當爲幾千百叢石造物之巧何以至此奇哉
奇哉聞安邊國鳥類此而尤奇壯造物者偏施此伎
倆於東海一而以後其勝而他則無聞焉又可怪也
峰之以四仙名者亦以有永郎舊跡如浦之二日亭
之四仙而東崖有短碣字滅不可讀豈其徒所立歟
是日天甚晴坐亭上東望目力所極唯海而已更無
一物芥滯於胸次令人浩然有鼓枻蓬萊之思會日
暮風力甚大雪浪騰上幾及柱之半澎湃吼怒勢甚
可畏凜然難久留也向吾見金剛以爲半生所見皆

土堆石塊今又覺半生所見皆涓流蹄涔耳向非權
使君幾失此大觀也還郡齋夜與士行飲酒爲別辛
亥早發踰揪池嶺磴道詰曲如羊腸而上者十里嶺
上卽淮陽地自此抵府三十里平行不復下世言淮
陽居山脊信然任文又苦留不聽去三日淹府中乙
卯始發行己未入京城往返適三十一日矣

西游記

歲乙卯閏五月德水粟谷先生祠廟成卜用是月丁
酉舉爰備之儀約崔子啓伯李于士澄往觀厥成先
二日乙未平明登京城二子皆後午及我于高陽夕

次臨津刺船以下觀江岸石壁之勝宿于濱江之舍
丙申早渡臨津雨驟作投東坡驛炊飯午次沙川尚
雨行甚驟夕始達于德水遠近士集者七十餘人是
夜雨甚大風丁酉尚未晴士皆用立廟門外違行事
少時諸在位各以其事奔走執豆籩已又行飲福禮
各以尊卑次起請尊執爵飲皆敬卒事益晴余前已
約二子觀朴淵遂行及日于松都宿于南門之外戊
戌早發雨微作凡揭水六七乃登靈隱嶺是爲天磨
之麓絕嶺入谷得松林之壇遇二僧過焉問朴淵路
曰是則淵尚奚問余及二子皆驚少前卽見一大石

泓是惟曰朴淵瀑水之所自墜下卽爲鉛鉞潭瀑水
之所降滙瀑從上視不見其止從下望不見其源淵
之高凡三十仞懸而流若從天下其聲類震雷其沫
類大冬之霰潭上者半畝下者十之厥色青綠云有
龍居之舊築壇以祠祠用豆豉水旱禱之有應暴雨
崖皆壁壁有玄鶴之巢僧爲余指焉觀旣飯于雲居
之寺還又觀朴淵記迹於潭之石遵水以上觀龜潭
息于觀音窟飲谷中之水浴于太宗臺下是夜月出
有光已亥下山又觀朴淵凡三觀益奇昔歲辛亥余
以春暮至淵及今惟一再至其觀顧倍昔則亦惟再故

馬午還松都登滿月臺撫王氏古蹟謂崧陽廟過善
竹橋踰炭嶺至于花谷湍瀨濺濺中多白礫爰有石
磯巍然下成淵潭有山屏之松樹攸苑是惟徐先生
之所盤旋余及一子樂之環坐磯下爲流觴之飲北
出林薄絕大路陟峻磴數里至于華藏寺觀貝葉旃
檀諸奇物是皆出西域庚子下山風甚如秋冬渡臨
津登花石亭夕宿高陽辛丑朝還京城

登月出山九井峰記

月出山之絕頂爲九井峰四隅皆峻崖巉巖獨西崖
下有小穴徑僅尺許者上穿以達于頂凡上頂必自

穴中取道其入穴必匍匐蛇行乃入然非去冠巾亦
不容猶鼠啣窠數入穴也入而乃人行矣然猶行穴
中也穴峭而窄行者束身兩崖間其耳如屬垣者數
武而穴窮穴窮而乃上出如自井中者出而又卽道
絕崖崖下者無地其隙之通人行者裁容一足置行
者必前後代置足乃得度方前足置崖上而後足尚
啣穴未危也及後足代前足置崖上則是專以身寄
崖也危甚矣然度此卽爲絕頂俯觀大海如在履底
則又爽然矣

隱求菴記

君子之事莫大於出處而時爲貴時可矣而不出謂之隘不可矣而出謂之躁躁則失已隘則廢倫廢倫失已君子不由也是故得其時則冠冕珮玉享千鐘之祿而不以爲泰不得其時則巖居谷處飲食簞瓢而不以爲約二者固各有當也雖然君子之於出處豈獨其身之隱顯哉必將有所事焉不然其趨舍雖時而亦無以異於顛冥富貴放曠山澤者矣何足尚哉其出也有爲其處也有守若是者庶乎其可也而其所爲與所守者又未可知也世蓋有小廉曲謹以爲守私智淺數以有爲者此非君子之所事也然則

君子所事者何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其理則陰陽性命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倫則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其文則禮樂射御書數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此君子之所事也斯道也吾夫子固嘗言之矣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志也者所以存此也道也者所以行此也求之而得於已達之而及於物君子之事備矣是故其窮居而自守也道義充於身而闔門之內教行焉其進爲而撫世也利澤施於四海而萬物得其所豈不六哉雖然君子之道有本有末有體有用本立而

其未舉矣體全而其用周矣苟不修之於隱約窮獨之日養之於從容燕閒之中以有得焉而遠立乎宗廟朝廷欲以兼濟天下亦將何道而行之哉是以古之君子方其處畎畝之中也儻然若無意於天下也豈然樂而忘富貴也惟日慥慥於身心性情之際以求其所志而天下國家之本在此矣及其一朝舉以行之沛然四達若決江河而放之海莫之能禦也是其所達卽所求非二道也雖其不幸而不得行於天下國家亦不害其爲可行也此君子所爲汲汲於求志而遯世而不悶遺佚而不怨也余之來洞陰也結

屋數椽以居焉而竊取夫子隱求之語名之蓋夫子嘗誦此語而曰吾未見其人也當是時其門人弟子蓋皆極天下之選矣而無可以當此者則是道也可謂至矣顧余何人而敢幾焉雖然士之求志也猶農夫之求穫也豈謂非其分哉抑其有得焉而可以達乎天下國家則難矣雖然亦及身而已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天子曰嚮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此余之志也余懼夫來者或以余僭於取名也遂言此揭之壁上以見其志又重以自勉焉歲次庚申

二月日洞陰居士書

華陽諸勝記

龍谷洞府之寬磐石之壯固不特於所聞而石色尚
欠瑩膩其最皓潔可愛者獨有水北一處耳其餘則
皆未稱上品且其水勢遷迤少奇變此皆奇細論之
為然而要其格韻清奇終遜於楓嶽之碧霞潭矣
仙游洞開廣寬平雖若不及龍谷而水石極奇壯左
右又有巖壁之勝偉麗幽夏殆無可比以吾論之宜
居龍谷之上矣

屏川在聞慶地距華陽四十里許洞皆全石石皆白

色宛然一龍谷也規模雖小而奇處或過之

龍湫自屏川循溪下數里而是亦全石以成左右巖
壁甚壯偉水滙上下二湫沈沈黝碧陰森不可久坐

也屏仙游洞亦聞慶地距華陽五十餘里亦全石為洞

水出石中行嵌空玲瓏清絕可愛規模似內仙游而
奇且不及當為子弟行矣

勝山寺在聞慶驪陽山一名鳳巖寺以在大路傍故
僧道俗不使人愛也然寺上下五六里間水石往往
奇勝其稱落石臺者恰似龍谷模樣寬廣不及而脩

長鬪過之其稱白雲臺者格面又稍別觀者或以為
勝龍谷仙游或以為不如蓋其寬廣不及龍谷奇壯
不及仙游而兼有二者之勝要之姿態似不足也
驪陽山無多峰巒獨一主峰以全石為體石色玉如
三角之仁壽露積二峰絕無破碎塵土氣但形體亦
甚峭銳以此少環奇之態耳

曲巖巖集卷之二十四

曲巖巖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記

清清閣記

凜巖尋瀑記

游白雲山記

不知菴記

泠泠亭記

有知堂記

北溪精舍記

三一亭記

東征記

仁民堂記

始祖太師墓壇記

江華府西河李公祠宇重修記

霽月堂記

使無軒記

江華府南門仙源先生殉義碑記

游晚翠臺記

農巖集卷之二十四

一記

清清閣記

洞陰縣之東北為白雲山其峰嶺高峻澗谷阻奧而水泉尤清駛皆以白礫素砥為底山之產多嘉木美材又多五鬣之松三楹之參馬尾之當歸獸形之茯苓松芝石茸山芥諸服餌之物綠山麓數十里高原遠谷茂林平川大率皆可家以其壤瘠而田下也居民鮮少徃徃草屋八九家煙火裁屬巖耕谷汲生事蕭然雖雅意林壑者亦樂其幽勝而病其荒落卒莫

能就而家焉以故山水雖佳而園池亭臺之觀闕焉
吾友李君季愚少從其婦家家于山南燕谷里既又
卽其居之旁爲藏書延賓之閣而名之曰清清自李
君之閣成而山氓野叟無不就觀驚異行旅之過者
亦皆顧望躊躇疑以爲神仙之居余雖未及登其上
而久已想像其勝間始一往從君俯仰移日然後益
知其名之稱也閣凡九楹涼軒燠室繚以欄楯戶牖
明潔莞簟瀟洒流水周於堂下奇石峙於簷隅清池
古柳蒨慘幽爽盛暑亭午風氣溼然君則角巾布袍
從容其間日灑掃焚香諷書哦詩其倦也則曳杖徐

行澆花種樹仰觀山而俯灌泉蓋終日蕭然淡然無
一俗務塵冗是其境與事可謂兩清而閣之得名也
宜哉雖然境者外物也事者粗迹也徇乎境則貪外
而忘內滯於事則得粗而遺精以是而爲清非清之
至也余觀君爲人冲素澹泊恬於勢利雖生於統緒
琮璜之族而其容貌如野鶴氣韻如幽蘭固亦濁世
之清士也誠能不以是自足而益以道義自濯磨問
學而達昭曠之原操存而養虛明之體使物累盪滌
而胸懷灑落真如延平之水壺秋月則斯可謂天下
之至清而於以居此閣也無愧矣君之所以名閣者

意其在此乎意其在此乎然不但曰清而已而必重
複其辭者其亦致丁寧之深意也歟或謂君之名聞
實本於雅川詩語矣今之推之也得無近於郢之書
燕之說乎曰不然也古人之引詩也固亦不必其本
旨而惟吾意之所取是以文王之雅曰穆穆文王之
緝熙敬止止者語辭耳而曾氏借之以明聖人之止
烈文之頌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不顯者顯也而
子思用之反爲幽玄之義今夫雅川之詩而李君之
取之也殆此類耳不然則自洞陰而之風珮自風珮
而之清清其取義也無乃太遠而不近已晦而難明

乎余故略此而推其說如是借曰非李君之本意亦
必犁然有當而莞爾而笑也辛未歸餘之小堂農巖
適我記

稟巖尋瀑記

直風珮洞之東爲稟巖谷其水西流至掃月石之下
入于穴川自吾家望之甚近然不見其有異焉一日
村民黃姓者爲子益言谷中有瀑泉甚奇子益以告
余遂欣然同往大有及寅祥嶽祥從之三人者皆騎
一而兩兒步焉至谷口見人家數四負山帶水田疇
落蕭然叩之一老人僂而出鬚眉皓白可七八十問

瀑泉何在爲指徑路所從入甚悉入谷行里許素馬
草中杖而前卽見一盤石陀陀可坐水流其上淙淙
然二松覆之奇壯鬱攸傍有楓林亦高大葉正鮮紅
同行遽喜甚不意此中有許佳勝也自是徑路曲折
屢得佳處愈進愈可喜然迷不知瀑泉所從入第沿
溪而上凡行五六里許瀑終不可得倦坐石上摘山
果啖之俯仰四顧峰環嶺疊澗谷深窈彌望皆霜林
紅黃其東北境益幽絕望之隱隱若有異焉意甚樂
之然日旣昃又瀑泉不可失也還從舊路而下始得
一文徑髣髴向老人所指者試循之以行未幾卽行

岡脊登登益上竟不知瀑所在俄聞谷中有人聲乃
子益先從澗下至此謂已得瀑問其狀黧石嶽然重
累潺流被之絕無可觀余與大有相視啞然而笑謂
此何足以償鞋襪費遂不至而還飯于波陀石上子
益笑謂今日以後當益厭天下辯士無所信蓋恨爲
黃姓人所欺也旣下山見向老人告以所見老人曰
非也此上自有真瀑然從澗下則路絕不可到須從
岡脊行可就而俯視乃知余所道者正是恨不益努
力前行耳然亦喜瀑之實不止於子益所見而姑留
此以供他日游覽覺有餘味也游之日辛未八月二

十一日其真日爲之記

游白雲山記

白雲山吾家之外園也舊時雖游屐屢至而每覺有遺勝今年八月戊戌偶與發騎牛而行阿嶽乘馬隨之既到寺日既夕矣歸馬與牛就白蓮堂宿焉已亥朝飯入曹溪洞觀瀑泉至太平洞而還日尚未中李齊顏季愚金錫龜聖寶聞余爲山行踵而至夕復攜二君觀曹溪瀑適李君觀命同其族弟某主寺道人相聞卽歸見之庚子朝飯攜季愚訪上禪菴僧大機隨之金錫龜爲李觀命兄弟所牽去不得從至菴少

憇歸飯于白蓮堂卽出山余無馬步行季愚推其馬與嶽兒騎與余同步行至仙游潭徜徉良久步而歸是行也雖未窮高極深而泉石之觀視前游所得爲多聊識其一二以爲後觀

白蓮堂在寺左偏舊時所無也新構明潔庭宇蕭然面前峰嶺竦峙楓松被之峭蒨蔥蔚若雲霞然溪水演迤其下白礫清潭瑩徹若鏡有魚數十頭常游焉余兩宿其中意甚愜時適十六七連夜無雲月色皎然輒攜酒露坐石上至夜深猶不欲歸也

自白蓮堂緣溪而上凡數百步皆白石玲瓏絕無塊

礫堆疊之累水行其間隨勢停瀉深淺紆直皆曲有
姿態從此而入可達曹溪曹溪者古寺也今廢久矣
而其下有瀑泉甚勝寺僧憚籃輿勞諱之今年春季
愚始爲余道之余至寺首以是爲問僧徒不敢隱然
猶不欲余往余就乞一芒履及一僧爲導脫然徑往
前得一小菴有僧翠仙者引余至其處溪中白石陂
陀顛委幾十數文泉流橫曳作兩折而下折處輒爲
小泓清淺可弄石色瑩膩如玉溪南蒼壁橫帶亦可
觀大抵意態奇麗髣髴若楓嶽之碧霞潭而小要當
爲一山最勝處而緇流秘之故游人絕無至者季愚

雖聞之而亦未嘗見也其實自寺至此不能數里徑
路又甚夷余於一日中再往返而杖屨猶有餘力不
待籃輿游也山僧固善諱勝而亦游者自鹵莽耳
由曹溪瀑以上三四里溪水分二道其自東北來者
卽太平洞之水也舊有太平菴在其源故洞以名焉
余舊聞洞爲此山最深處幽巖險阻宜於避地欲尋
一置屋處俟晦翁雲谷古事久矣往子益一至洞口
而還頗道其勝勸余誅茅余尤傾意今見之崢嶸環
合澗谷幽奧石壁尤清峙可喜但恨地勢不寬平溪
中雜石磊砢堆疊無演迤泓渟之觀意欲更進以究

其勝而林深路阻不易便窮早晚復來當極意搜索也

不知菴記

華嶽之山在邠之西北山之陰有隴區曰谷雲古清寒子之所棲止也其地環以崇山障以脩嶺長川六溪經緯其間四面而入無一坦塗徃徃猱綠蟻附行萬仞之崖臨不測之谷其險阻如此故居其中者率皆山氓適戶如鳥獸聚然自清寒子之後歷數百年而吾伯父始居之其初卽梅月臺之西臥龍潭之上作亭以臨之取崔孤雲詩語名以籠水而曰曳杖吟

嘯於其間人望之邈然若神仙之不可及而亦憂其孤高難立矣乃先生安而樂之滋久不厭去年秋又自亭南行四五里入華嶽深谷中斬木夷阜縛屋以處於是山重水襲人境益遠遂名之曰不知菴而命小子爲記小子不敢辭就請其所以名者則曰昔放翁有詩萬事無如睡不知余故甚愛此語而是菴也又適在華陰故因以名之以自託於希夷云爾小子於是退而竊歎曰嗚呼唏矣先生之旨深哉夫人之所樂乎爲人者豈不以其能以一心而周知萬事乎然世道之變無窮而事或有不必知者亦有不欲知

者甚而有不忍知者焉則無寧以不知爲樂此固人情之所時有也然人之不能無事也如影之必隨形也心之不能無知也如鑑之必照物也夫苟欲息影而廢照乎則唯睡爲可以逃焉此先生之所以有味乎放翁之詩而其以名菴也亦猶前日名亭之意也歟抑籠水之云猶託於外境而所不欲聞者是非之聲而已若今之云者則殆將收其官知一閉於內而於世間萬事可喜可怒可哀可樂大小無窮之變舉無所知焉其意又深於籠水矣蓋菴之作也去亭後十數年其於世道之變所感有輕重故所託有淺深

觀於此名雖千載之下亦可以見先生之心而於今日世道之變亦不待考史論事而幾得之矣小子復何言哉抑小子竊念放翁之詩善矣然睡未必皆不知也睡而不知唯睡心者能之苟不能睡心而唯眼之睡則彼其夢將紛紛然有侯王焉有將相焉有馳騁弋獵聲色之娛焉有貧賤憂苦死喪得失之感焉是雖曰睡矣而其與接爲構勃然闖進又何異於覺時哉今且以希夷言之當五代干戈之際亦旣愁聞聞見於當世之事而攜書歸隱久矣千日之睡宜莫能憶而乃更騎驢而出墮驢而歸者亦何爲哉意者

其猶未能睡心乎若然者雖終身盤礴於雲臺之上而中原逐鹿之夢猶在也是尚可謂不知乎哉今先生雖自託於希夷而乃其所存有不同者從今以往山裏許多歲月固無非先生隱几打齣之日而其方寸之間必將沖漠冥寂無思無夢事物不得入其閑而鬼神莫能窺其際矣如此而謂之睡心如此而謂之不知不亦可乎乃先生之意則不止於此而已方將開太初之谷作五無之菴歌靈均遠游之亂以卒其年若是者將遺形骸超鴻濛獨立於萬物之表無復有夢覺之境知不知之倪也此又豈小子所能測

哉嗚呼深矣嗚呼遠矣歲辛未季冬下泮從子昌協謹書

伯父又於華嶽最深處得一谷萬壑參天人跡所不及遂名之曰太初而擬作小菴取遠游卒章三無語而名之

泠泠亭記

亭之名泠泠吾先君名之也名之也而亭蓋未作也亭未作而名先焉者樂其勝而識之焉爾始先君買田於白雲之陽卽有卜居之志焉旣而得故李氏釣臺而築之遂名之曰風珮洞而造老菴作焉亭之名也蓋在是時矣菴以備宴息亭以待觀游於歸休之適庶幾具焉而菴旣粗成未竟亭竟不果作而世變開極遂至今日不肖孤等乃始來投山裏修葺菴廬

身居集
祇奉几筵而終三年焉雖其求死不得竄身無所苟
以假息於此而亦惟當日之遺意是追焉耳顧先君
之卜是居幾二十年而不能以一日歸休然其愛樂
思想形於題品發於吟詠者固無異於朝夕杖履矣
其在後人誠不忍或怠於堂構而使之湮蕪惟其樓
榭橋池所嘗命名而未就者甚多方不能徧舉遂先
作是亭於釣臺之上極地爲楹茅茨覆焉旣成伯父
以漢隸題其扁而先君又嘗乞得尤翁大字并取以
揭之而不肖孤昌協略爲識之如此來者觀之尙有
以見先君之雅意丘壑不幸未遂爲之俯仰太息而

知是亭之作不偶然也嗚呼歎矣名亭之義蓋取雅
川洗藥池詩語以地名洞陰故云壬申九月二十一
日

有知堂記

吾伯父谷雲先生旣作不知菴於華嶽山下白雲溪
之上以居焉有年矣間又得地於菴北數十步作小
屋曰無名窩者以與菴相對蓋屋凡三間而別其東
一間加丹牕焉以奉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與本朝梅
月金公之像而名之曰有知堂蓋谷雲一區本梅月
公之所嘗棲託山中之人尙能言五歲童子舊址而

其傍則有臥龍潭焉爾昔朱夫子嘗作武侯祠於廬山而記之曰來者尚有以識余之意也又梅月公之自言曰後世必有知我者堂之取名蓋本乎此其言深矣然武侯王者之佐也其事業功謀誠忠義烈具在天下萬世輝赫光明如雷霆如日月雖婦人孺子皆能誦說稱道斯亦可謂傑然而不常者矣若梅月公則削髮而逃世採薇而登山悲歌痛哭悠悠忽忽以與鳥獸同羣而不知返焉是且爲清狂爲傲僻爲索隱而行恠者焉若何而得與武侯班乎且武侯之跡於東土遠矣今乃引之而與梅月公共此堂也無

亦淵焉而不近乎嗚呼善觀古人者豈於其出處隱顯之跡而較之哉亦察其所存而要其義之歸焉耳是以大禹之平成天地萬世永賴功莫大也而顏淵眇然處於陋巷終身一簞瓢耳孟氏輒以并論而不疑以其道同也不然則雖以揚雄之竊擬孟子崔浩之自比張良而君子莫之與也夫以梅月公而比之武侯其跡則誠懸矣要以義篤乎君臣而心存乎靖獻足以扶倫紀而裨世教則雖謂之如合符節焉可也特梅月公之時難而其志隱故世莫有公誦者非先生尚論不苟孰能明其然哉且以武侯之賢而爲

天下後世之所同慕也託物而致意緣名而高實蓋
將無往而不可况今戎夷浪夏四海左衽西蜀南陽
皆爲腥膻之區雖以侯之眷懷舊邦亦必不忍於臨
睨而俎豆之奉其殷也蓋及矣况於其餘乎惟我東
表一域尚爲衣冠禮樂之邦而又此谷雲者幽深夏
絕自爲輿區一切氛溷穢濁所不能及而又得先生
以爲之主而梅月公爲之隣焉以此而言則舉天下
之大而可以揭侯清高之像者莫有宜於此者也卽
侯之神亦必莞爾而笑樂得其所又焉知其出於海
外屬之貊國之墟也雖然非先生所感者深則又誰

肯爲此哉夫以人而疑於梅月也者滯於跡以地而
疑於武侯也者拘於方滔滔者舉世皆是又安在其
能有知也嗟乎莊生不云乎萬世之後一遇知其解
者是朝暮遇之也夫以古人而得先生於今日旣不
爲無知矣自今以往其又無一人焉能知先生之爲
者乎若是則其爲朝暮遇也多矣又何必人人而皆
知哉夫朱夫子與梅月公所以期於來後者亦若是
而已矣小子不敏何足以有知猥承先生之命輒言
其得於管窺者如此而系之以詩詩曰
華山之陰伯父之居碧石爲畿清泉在除白茅松楸

有堂蕭爽堂中何有有儼二像惟忠武侯暨清寒子
西蜀東韓相去萬里遙遙千載炯炯一心英爽凜然
孰不起欽惟是伯父其克尚友荷衣蕙帶獨立無垢
我非斯人而誰與歸中庭有栢空谷有微俯仰今古
抱膝悲歌嗟哉此意知者幾何有知無知我思靡歇
顧視寒潭霜月皎潔

北溪精舍記

外兄參判李公自東湖之楮島馳書訊昌協於白雲
山中而謂之曰余之居於是也初非久計也揚州先
壠下有地數畝將早晚就居死便埋焉是余之本懷

也今既先立數楹為容膝之所而其北有小溪焉故
揭其號曰北溪精舍子其為我識之且以詔後之人
焉昌協發書而歎曰嗟乎傳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其本仁孝之道蓋無大於此者矣士君子不
得立於朝則退而處於田野常也然論其所宜莫
尚於先墓所在蓋託蔭乎松楸寓目乎丘壠以無忘
其本始者禮樂之情然也不然則雖有山林江海之
樂而謂之得其所不可也昔歐陽公深愛穎上山川
作詩思之至成一集及老而致事卒歸此以終焉後
之君子或譏其不以思穎者思廬陵而借其不歸老

于龍岡之下也。今公所居丘山之勝，蓋不減於頴而
又去先墓直莽蒼間耳。然公不以彼爲可懷，而眷然
有首丘之志焉。其亦異乎歐公之爲矣。况身後之計
又於是乎在焉。則幽明始終將益順寧而無復有遺
憾矣。豈非善之善者乎。後之人誠能體公之意，以其
不去丘墓爲法，而灑掃歌哭無或違遠，則仁孝之道
將永久而不替。此公之所欲識焉。而詔之者歟。嗟乎
自公之先墓東去六七里而近者，吾先君子之藏也。
以余之不孝，雖不能下蓐壤，蟻亦宜瞻守封塋，以畢
餘命。而顧無一龍之地，可以託身，不得不以此洞陰

者爲歸焉。亦以先君子之所嘗卜築往來而竊自託
於宋夫子考亭之遺意。庶幾後之君子或不見罪焉。
矣。今而聞公之爲，不覺此心有戚焉。嗚呼！斯其爲天
理人情之所同，然而不容已者歟。抑余嘗愛三國誌
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祀先人墓，徑入室呼德
公妻子，速作黍。徐元直當來與德公談，須臾德公還
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主人。古之賢人君子，閒居結
隣，丘墓相望，往來無間，真率可樂如此。余雖不得歸
託先壠，與公望衡對宇，以修龐公德操之古事。然時
節省掃輒造公精舍，留連談讌，以叙契濶。蓋將有日

尚亦不為落莫也姑書此以塞公命

三一亭記

亭在谷雲之華陰洞吾伯父所置也何以名三三
柱而一極也何取於三柱一極以為有三才一理之
象焉爾曰是象之而為也歟亦為之而有是象也始
伯父杖履於溪上有石焉如龜鼉之曝于涯其背可
以亭也而前羸後殺劣容三柱因以成之而象具焉
成而名之而義見焉是亦自然而已矣凡物於天地
間者其為數至不齊也而莫不皆有自然之象焉知
道者默而觀之無徃而不相值焉顧昧者不察耳河

之圖也洛之書也人但見其十與九而已矣而伏羲
夏禹得之則天地生成之序陰陽奇耦之數一舉目
而森如也故八卦作焉九疇叙焉至後之君子乃謂
觀於賣兔者亦可以畫卦蓋善觀物者不以物觀物
而以象觀物不以象觀象而以理觀象以象觀物則
無物而非至象也以理觀象則無象而非至理也譬
之庖丁眼中無復有全牛焉今是亭也其為三與一
者山之牧兒荒叟皆可指而言之而其理象之妙則
先生獨默契焉蓋朝夕俯仰其間有足玩以樂之而
無俟乎圖書之陳於前矣然則是亭之作而先生之

名之也惟無意於取義而邂逅相值為可喜耳豈區區象之云乎抑嘗讀易大傳古之制器用者棟宇舟車以至弓矢杵臼所取象凡十有三卦嗚呼聖人之神智創物果有待於逐卦取象乎亦觀於其既成而以爲有是象焉耳故仲尼著之而曰蓋取蓋之爲言若然而不必然之辭也後有登是亭者觀於其法象苟亦曰蓋取乎則可也如必曰象之而後爲則非是亭之實也時癸酉季冬上旬從子昌協記

東征記

丙子八月十六日巳時自農巖發行秣馬花峴韓尚

周家夕宿方吉里李子正庄奴家是日行六十里十七日陰夕乍雨平明發行到朝宗歷拜外舅墓行十里踰一嶺名介羅里過嶺行深谷中山勢回複一溪八九涉崎嶇廿餘里始得大路秣馬甘泉驛過嘉平郡登超然臺形勝具見曾祖考清平錄中日暮雨作促馬到安保驛棧道沿江二十里宿林末生家是日行九十里

十八日朝陰雨時下向晚開霽日出時發行登席破嶺嶺路甚峻徒步以休馬足雨勢頗緊衣盡濕下嶺復得江隔江原野曠然心眼始開舟渡新淵午後到

春川邑底寄醫生朴孝哲家府使南聚星來見
十九日曉雨乍止復作午後快霽朝發行登昭陽亭
少坐飲一杯下舟渡江行廿里爲扶服遷兩山峽東
棧道徃徃絕險棧盡始舍江入谷行十許里清平寺僧持
籃輿來迎樹林翳鬱水聲濺濺漸入幽境下輿坐九
松臺臺築石以成九松今亡其一寺僧新種稚松補
之臺下白石寬平溪水淪漣雙瀑從崖上墜下長僅
三文瀑上復有龍潭潭上又有雙瀑懸焉其長視下
者而壯尤更端好坐臺上呼酒飲一杯稍前數百步
爲影池池深不盈尺湛然綠淨有小石數四離立其

中苔草被之更可愛池所以得名者具在先祖記中
懶翁所植赤木四株尚在其一大幾五十圍歲久中
朽呀然拆裂有二小樹藥生大亦十圍貫心腹以上
出于其顛布枝葉甚奇到寺少憩觀西川飯于松壇
籃輿上息菴舊墟在仙洞最深處石砌猶存石刻四
字宛然其傍小菴數楹疊石危構極孤絕此卽後人
所構非息菴也菴後蒼壁削立其上爲松壇孤迥可
坐轉而西數十步爲羅漢殿石上盥盆尚存泉流涓
滴不能盈科矣殿左澗中有石甬中置瓦缶瘞真藥
遺骨轉而東數百步爲見性菴在芙蓉峰下地特清

高菴空無僧時日且夕山風颯然倦甚枕石而臥老
僧明憲隨至對睡真堪作畫也歸路觀極樂殿夜宿
禪堂

二十日曉起月明從一僧往觀影池水影陰森水光
泚融別有一段幽異之景酌酒一杯而歸飯後復見
西川讀金富軾所撰真樂碑石色瑩膩字畫無少泐
獨上面數掌大爲多月打者火炎剝裂可惜至龍潭
九松壇坐良久出山僧明憲善暉天浩隨至此送別
歷見牛頭寺舊基入民家秣馬而行再登昭陽亭歷
憇聞韶閣府伯出見夜宿朴家

二十一日朝雨旋晴朝府伯來見飯後冒雨發行中
火原昌驛十里踰沙嶺十里扶蘇院是爲洪川界自
是行山谷中往往有水石凡十五里夕宿洪川邑底
車家

二十二日霧平明發行十五里有盤石瀑流之勝少
坐飲一杯三十里蒼峰驛秣馬發行十餘里碧土亭
蒼崖碧潭上有長松數十株下馬少坐二十里到橫
城

二十三日日出後發行誤取迂道行四十餘里未到
黃家山數里遇遠伯班荆坐語前六七日先到此

朝行昨泊興元江邊不久當主故方往迎於中路云
余馬困人疲不能借行直到其墓廬午間喪行來到
敬之及其二子隨來主牧李大規數日前往其松楸
留書相問且餽糧米二斗及饌物若干

二十四日雨方伯沈汝器來到巳時下榻余題主仍
叅初虞祭橫城縣監曹挺夏亦來相見

二十五日朝食後發行五里許有小山遷迤徃徃爲
蒼崖松樹森蔚其上大溪水循其趾而流卽澹江上
流如是二里許有棧道名編崖渡溪北行顧視溪南
蒼而隆然萬松被之水匯其下爲清潭岡內隱隱有

村落田疇望之甚勝不知何村也凡行三十里到橫
城視去時路大捷主侷曹挺夏聞而來見饋飯助糧
三十里到蒼峰驛日未暮矣

二十六日平明發行秣馬洪川赴舉士人自春川來
者適同館來見一名李宜佐一不及問名四十里歇
馬路傍五里馬嶺十里泉甘驛

二十七日曉雨旋止午後復雨食頃乃止日出後發
行四十里萬義驛秣馬行里許得棧道緣江幾一里
是爲白遷冒雨行十數里衣盡濕投入路傍村舍更
衣少憩雨止復行里許渡江踰一峻嶺到麟蹄邑治自江

至此凡十里堂兄以疾尚未還邑以余行近當到此
預勅官吏接待故吏輩來謁請入館衙中夜宿東軒
二十八日午後發向寒溪五里登合江亭二水交會
於前白沙清湍瀉酒幽夏踰德山嶺行棧道數百步
十里圓通驛連行長松間從樹抄隱隱見數峰如雪
令人神聳十五里至寺宿寺舊在瀑布下庚午火燒
移建未幾又火草創不及重建

二十九日朝飯籃輿行十里爲玉流泉泉從石上流
下穿石爲小泓泓上下皆瀑約長數百尺十里爲舊
寺基自此以上路極峻絕在輿上如直登天行三里

下輿步行十步一休喘息如銀三四里得一石臺正
對瀑布蒼壁磅礴不知幾千尺瀑從其顛下墜飛舞
天矯如散絲如垂練日光正照忽作彩虹色或被山
風橫吹則飄散霏微如煙如霧驟視之殆不知其爲
水也舊見李孝光記鴈宕瀑泠泠如蒼煙乍大乍小
忽被風逆射盤旋久不下云云今見之信然數僧用
木石壅其上流畜水決之噴薄奔騰木石俱下聲振
林壑亦壯觀也坐數食頃輿行四里至大乘菴占地
極高幽夏可愛但數年無人居荒落已甚然尚可度
一夜灑掃設枕簟爲留宿計飯後往觀上乘菴舊址

在菴上數百步僧言登後峰可望曲淵鳳頂而草深
路廢日又晚不得往悵然

廿日朝食後登輿向萬景臺臺在菴南五里許乃一
石峰最前石崖斗斷下臨無地上更巉削容一人坐
既上視山裏諸巖壑如指掌適白霧方漲彌漫如大
海吞吐興滅頃刻千變坐觀良久步下絕磴其艱與
駘路無異特登降異耳行五里始就輿到寒溪寺午
飯日晡還邑以下缺

仁民堂記

靜觀李先生爲仁川之三十二年其嗣子喜朝同甫

繼泣縣事於是先生棄世既二十有九年矣而大夫
人尚無恙侯以板輿奉以之縣既至喟然歎曰此吾
先君子之桐鄉也其寄惠尚未亾余苟不能於政而
得罪於其父老尚何以見於先廟亦何以安吾母且
是邑也以仁爲名余尤不可以不勉於是爲政未幾
而民咸曰侯愛我旣而八路大饑民死者相望侯益
殫心罷精日夜忘寢與食以圖賑事其規畫措置曲
有條理假貸散施必皆躬親吏不得上下其手爲姦
蠹於是粟之及於民者廣而不濫節而不嗇蓋麥熟
而闔境無一流且死者民胥大驩謳頌溢境旁及隣

邑上流于京師侯顧不以自足乃夏以仁民者名其所居之堂以加勉焉而書來求記於余余謂斯民也固吾之同胞也苟非拂人之性者其孰無仁之之心然能充而達之無間斷無虧欠雖君子以為難而豈魚濡小惠之謂哉且夫道殣接乎目終日而食不下咽持瓢而丐於門輟餐而與之食行道之人皆然矣况受命而牧一邑之民目見其飢餓且死而有不惻然而動心者乎以此而言則侯前日之政雖善固未足為仁民之大也惟於平居無事而至誠惻怛無一日不在乎民若父母之於子無疾而憂之不間於其

疾時則凡於其欲惡利害施罷而興革之將無所不用其極而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滋久而不可解矣惟如是然後乃可以充仁民之義而無慊於心矣昔孟子稱文王曰視民如傷夫文王之化至矣當時之民豈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者而視之猶如傷焉此文王之所以為純亦不已也是以明道先生之幾於聖也而尚自謂有愧於此况侯何敢不勉且侯之民雖脫於溝壑而其疾痛呻吟固尚未瘳也侯又安得相忘於無事而不疊疊以終其仁乎然侯之久於此未可知也繼侯而居是堂者能顧名思義而以侯之心

爲心則侯雖去而其德惠之及於民者固無窮矣此豈一世之仁也哉靜觀先生以學問恬退爲世所宗仰顯宗朝乞外得是邑未半年而去民猶懷思其仁而惜其惠之未究侯能推本闡繹以卒其施可謂能子矣

始祖太師墓壇記

始祖太師金公諱宣平新羅末爲古昌城主麗太祖討甄萱公與權幸張吉以郡歸附太祖得之遂有瓶山之捷由是義聲益振卒以滅萱本公等三人力也策功首以公爲大匡權幸張吉爲大相俱賜號三韓

壁上功臣晉太師陞古昌爲安東府公旣卒安東民思其功德立廟府司與權張二太師並享至今不絕事具退溪李文純公所爲記中蓋當公之守古昌也羅運旣訖而逆萱戕虐君父義在必報顧公以子然一孤城當凶鋒之衝不能自立而有爲則決策附麗共滅讐賊以自伸其義此殆與張司徒佐漢滅秦楚以韓韓仇者相類而其遺風所激民勇於義如夜別抄及紅巾賊之亂皆能出死力以衛君上遂成美俗此尤公之所以爲德於一方而其於廟食百世宜矣獨公墓宅歲久失其處勝覽記其在府西古台莊里

而自魯祖文正公府君嘗率諸宗人徧行尋求至爲
文以禱于天燈山之左麓也其下地名堂洞而村人燕
台莊卽天燈山之左麓也其下地名堂洞而村人燕
獵者皆稱太師墓洞云崇禎丙寅宗人金墳等以其
名尋求至其地有申姓者葬其中累世矣直一墓後
十許武有若古冢而夷者塔砌外周廣輪可辨蓋類
大墓焉而其形局案對又多與古籍及鄉父老所記
者合既十八九可徵而又聞申姓之葬也實發一占
冢瘞之他所而於砌下又得埋石若誌者匿之益可
疑於是諸宗人相率具其事訟之官官爲逮問果得

其發冢狀卽掘去之而石終不可得無以爲驗官亦
不肯竟其事遂已既已無可奈何則有言曰惟我
太師功在羅麗之際名顯史策德施鄉邦子姓陰庇
不爲不蕃而衣冠之葬失不知處歷幾百年灑掃莫
及今幸幾得真兆而顧爲奸人盜占塋域毀傷碑版
泯滅卒無以驗其實而加封築焉痛心疾首其何以
慰追遠之思嗟古者之祭固有塋墓而壇者今若倣
而爲之使來者得以彷彿其體鬼所在而耕犁蕪牧
亦無敢闕人焉則於禮其或可咸曰然遂卜用某年
某月某甲子除地爲壇於洞中既成而祭宗人咸會

自是春秋享祀一如上冢儀期永久遵行而且謀立
碑壇側鏡記其事以詔後之人伯父命昌協草且其
木未以備立言者採錄謹書之如此云

江華府西河李公祠宇重修記

故尚書西河李公以今 上九年癸亥出爲江華
府留守明年甲子以大提學召還其在官甫期月耳
民懷思其德歌詠不忘爲立祠府治西偏肖像以祀
時則公蓋無恙也後十四年丙子公從子願命養叔
繼泣是府則公沒適九年矣旣至謁見祠下愾然太
息而見其屋宇欹隘墜壞不稱廟貌遂議于鄉人士

稍拓而新之橫藏其像而代設位牌享用銅豆以易
燕食於是規制始備書來屬昌協俾記其本末且曰
先叔父之爲政於斯去今不遠其德惠之施於良精
神心術之見於事者尚可按而覩也顧某不肖不能
髣髴其一二怵惕愧恐何可勝言蓋叔父之至適值
比歲不登其所蠲賦稅以米計者數千石而府內失
火延燒累百戶又大出米糴以賑救之民忘其災捐
俸錢助建孔子廟厚廩其子弟而課其學月試射將
校重賞以激厲之於是文武競勸勤於藝業尤留意
關防其制置規畫建請于朝率多經遠之圖至於積

金累千爲異日軍興費大修器械至今充牣府庫者皆其所措置宜若日不暇給而乃其治一於簡靖雖財穀散聚鼓鑄並興而居處超然若無一事筆楚不苛聲色不大而奸猾閉匿村閭晏如是故雖以其良易驕而怨又善造謗毀而於公咸一口稱頌卒不敢以毫毛疵議旣沒世而猶思慕不衰修祠之役民競樂赴無一或後凡此皆宜略見於記中以示來後吾子其圖之昌協竊惟公少以文章節行著稱於世立朝四十年直道正色未嘗少貶人視之殆若元禮孟博風岸高峻不可梯接而察其所存實寬大仁愛言

論行事常持古人六體視世之刻核苛細偏察以爲能者不翅甚遠以此而施於政豈有不得其良者哉國家視江都爲保障要地自建置留守重其事權而其選用尤加難慎必遣卿宰名臣有文武才望者以填之上下八十年間歷選其人豈無善政可紀而亦未有立祠以祀者至公乃始得之則其政治之尤異不待問而可知也然而世道之衰上下交相爲市姑息以悅民籠絡以取民而民則從而尸祝之若是者亦徃徃有之以公正直其必不屑乎此矣夫其無意於得民而民自不忘此公之所以爲難而祠之所以

可貴也余故不辭而樂爲之記或謂祠之作本自於鄉人士則公也而今也廣其屋宇備其規制則事體隨而加重焉自養叔而爲之得無疑於私耶余曰有是言也然鄉人士之立祠祀公也豈爲一時計哉固將期於百世之遠耳而其稱生祠者特據公無恙時而云耳今公旣沒矣則其名固不可以無改因其名之改而稍修其實以爲永久圖是亦鄉人士之意也何不可之有且使廟貌益尊而來者益加瞻敬求公所以得民者如何而勉焉企及以無廢前政無失人和使國家保障之地增重未必不自於此此又豈一

人之私也哉因並附記其說以諭後人云崇禎紀元後七十年戊寅九月日

霽月堂記

晝夜之相代而日月互爲光明四時之運行而風雲變化草木彙榮此有目者之所共覩也而世之高賢逸士乃或專之以爲己樂若人不得與焉者何哉勢利誘乎外則志意分嗜欲炎於中則視聽昏若是者眩瞽勃亂尚不知其身之所在又何暇於玩物而得其樂哉夫惟身超乎榮辱之境心游乎事爲之表虛明靜一耳目無所蔽則其於物也有以觀其深而吾

之心固泯然與天機會矣此其樂豈夫人之所得與哉是以必其爲歸云來賦者然後可以涼北窗之風矣必其爲擊壤吟者然後可以看洛陽之花矣此我後谷宋先生之所以有霽月堂者歟堂在湖西之懷德卽先生所居里第先生之言以其簷宇稍褻而東南豁於澄霽之夕得月爲最多故名然先生雅性沖恬立朝四十餘年多退少進及晚更變故益無意於當世除命屢下高臥不起優游閒燕以適其志凡世之得喪欣戚嬰於中者旣寡矣是以於霽月特有會焉而得玩而樂之於斯堂之上也不然彼洛陽亭館

高棟而危檻者夫孰不宜月而獨先生可以專之乎且聞宋氏之先嘗有隱君子以風月名其堂者曰雙清先生之於是堂雖獨取其一而名之乎乃其襟懷清曠前後一致而卽此月者雖謂宋氏傳家之物可也其孰敢問焉昌協病且路遠尚不得一登是堂而先生累書見屬爲記辭不獲命始以是說復焉尚俟異日褰糧秣駒拜先生於堂之上清夜月明整襟危坐從容論黃太史稱周茂叔語以究灑落之義然後名堂之蘊庶可以有發焉爾歲戊寅臘月小望安東後人金昌協謹書

使無軒記

李侯樂甫出知桂陽縣取大學聽訟章語名其治事之所曰使無軒書來謂余某之居於斯三年矣於良事無敢不盡心焉而顧自以聽斷之明未猶人也故凡民之以訟來者一皆謝遣今則嘉肺之間幾無兩造矣是亦可謂使無訟也耶願吾子之有以教之也余謂民之不能無訟也自上世而已然矣是以伏羲至醇厚而卦有以訟名者蓋觀於天水之違行健險之相重而訟之情見焉是固不可使之遽無也嗟在上者能不憚噬肺之艱而使其有淪貞之吉則善矣

如樂甫之爲得無近於姑息自便而非宰民理物之意哉且大學之使無訟乃聖人之事明德新民之極功豈樂甫之所能及而今欲附此以爲名則過矣凡此皆不能無疑於心故从而未有復也旣而竊思之而得其說焉自夫世愈下而民俗益偷錐刀之相爭骨肉之相仇而訟端日無窮焉長民者欲一一而聽之未必有以息爭而訟顧益滋是猶治絲而芴之爾况其情僞微曖不翅萬變苟非周子所謂中正明達果斷者豈能治之哉而世之號能吏者徒欲逞其智術以自衛而甚者或利其金矢之入也不思所以已

之若是者雖其聽斷皆得而其心則已不仁矣况其
亦必然者乎此樂甫之所深耻而不肯爲者豈姑息
自便之謂哉夫其所存如此故與亦默喻其意相與
逡巡以退而健者不能不緩險者不能不平而訟於
是乎息矣是則其事雖拙而其心實仁其初雖若悶
悶而其終愈於赫赫矣豈不善哉至於大學所云雖
樂甫豈不知其爲聖人之事而非今日之所能及哉
其以名軒也亦以志其所存而且將因是而勉進於
明德新民之功何不可之有因書其說使揭之壁間
後之來者尚有以識其意云

江華府南門仙源先生殉義碑記

嗚呼此爲江華府城南門故右議政文忠公仙源金
先生殉義之地也先生諱尚容安東人萬曆十八年
庚寅登第歷事累朝位宰相以忠厚正直爲士類所
宗崇禎丙子北虜入寇上將幸江都先生時已去
相且老病命從廟社主先行於是張紳爲本府留
守而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受命任軍事矣旣
而大駕迫虜先鋒倉卒入南漢城賊築長圍守之
內外不通諸道勤王師至者輒皆潰賊又分兵窺江
都紳慶徵等恃有天塹險不以爲意慶徵尤驕恣人

有以軍事諫者輒盛氣逆折先生奮而謂曰行在受
圍日久鄭世規敗道路傳言已死湖西無主事者副
使宜急往收散卒糾義旅督湖南兵在後者以赴君
父之急機不可緩又言南漢消息斷絕宜亟募死士
起居官守十往必有一達臣子之義豈忍束手坐觀
慶徵等相與詆之曰自有權此者非避亂大臣所得
與一無所聽施或謂先生事去矣盍具舟備緩急先
生歎曰 主上在圍中安危不可知 宗社元孫皆
在此萬一不幸有死而已安所偷生居數日有報賊
大至紳慶徵猶不信曰唉怯夫江水流漸賊安能飛

渡詰朝賊果從甲申渡江我兵望之不戰自潰慶徵
等一時奪舸遁去賊遂平行至城下先生顧與家人
訣登城門樓積硝黃據其上解衣授僉人麾下左右使
去放火自燒死孫壽全時年十三在側命僕掖歸挽
衣泣不去曰當從翁死尚何歸僕亦不去同死別坐
權順長進士金益兼先約同志分隸城門協官軍爲
死守計至是竟與先生俱死實丁丑正月二十二日
也蓋先生旣沒而國家旌其閭曰忠臣之門又立祠
于府城南七里賜額忠烈權公金公及他死義者李
公尚吉以下十一人皆得賤食崇報之典備矣 上

之二十四年戊寅我伯氏承命爲本府留守至則首
謁祠下旣又登南門喟然太息曰夫以魏公子之能
下士也而大梁東門人猶志之不倦太史公至書于
策况以先生忠節赫赫爲百世人紀所賴而此可以
無識乎於是伐石爲碑高四尺大書以篆之樹于門
之側俾昌協記其本末昌協竊惟忠義之於感人也
深矣自丁丑至今六十餘年其遺老盡矣而此南門
者人猶指而相語曰某公死於此徃徃談說其時事
如昨日而士大夫徃來道此府者亦必先問南門何
在爲之感歎歔歔而不能去自是而言則雖無碑宜

可也而要以表揭遺跡使人人者一倍瞻視而雖百
世之遠無或忘失則碑又安可無也顧前政未有以
此爲意者豈其以保障爲急而不暇於此也然而知
節義之壯人國家有甚於城池甲兵則今日之爲其
孰曰非急務哉伯氏名昌集實先生之弟文正公清
陰先生諱尚憲之曾孫然後之人若復以是而疑此
舉之或私也則又非知大公之道者也

游晚翠臺記

壬午秋夕省墓楊山因有晚翠臺之行過宿李漣港
華軒古松老柳礪谷深窈泉流從窻下過清駛可聽

至夜月明意益冷然夢中髣髴得句云流泉復何意
終夜自淙淙其上蓋道曉月傷神之意而忘不能記
余自哭子以後不復作聞行三年矣此來始一欣然
而詩語之發於夢寐者尚如此可悲也已晚翠臺在
嘉平縣西南雲霞川與揚州接境其地環四山而不
迫水從北來抵臺下爲潭其清可數沙礫臺凡三成
高下皆有嘉樹被之舊有盧氏亭其上今亡矣臺下
石崖屏立其色蒼白其皴如斧劈根插潭底幾丈餘
最爲竒觀然坐臺上不知有此須下從潭西對望乃
盡得其狀有欲置屋者當於此而不當於臺上也李

生先已再至爲余道之如是今見良然盧氏後人移
家住兩牛鳴地聞余至攜酒來迓且許余卜築自余
三洲至此僅四十里果能置數間屋往來留止以觀
蒼屏豈非一段佳事顧余老矣且病不欲復費心力
殆空言耳夕歸再宿湛華軒李生諱有記書以詒之

卷之二十四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likely a separator or a page with extremely faded text.

